

大学潮课：趋势还是昙花一现？

编者按：盘点2012年，可以发现大学教育界发生了许多引人关注的事件，“潮课”就是其中之一。“潮课”的出现，既反映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要求，又反映出大学课程逻辑亟待探讨。透视“潮课”现象，不仅可以把握大学课程改革动态，而且可以发现当前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寻求对策。对于“潮课”，很难一概而论，必须多视角审视。本刊选取了一组笔谈文章，从学术权力、现象学、课程逻辑和后现代主义视角对“潮课”现象进行观察，以期获得全面认知，以飨读者。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3-0028-12

“潮课”与学术权力的博弈

王洪才

2012年在中国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个时髦的现象，即“潮课”风起云涌，大有全方位展开之势。对于“潮课”该怎么看？这需要高教学界予以关注。不难发现，“潮课”流行透视出学术权力处于一种新的博弈状态。

一、“潮课”是大学生学术权力彰显的标志？

在当今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已经确立了“以学生为中心”或“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中表现为扩大学生选课自由，并让学生参与评价所选择的课程。这些改革举措迫使教师改变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或“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习惯和课程设计，根据学生的兴趣开设课程和教学，也尽可能地在评价中反映学生的意志要求，并根据学生意见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甚而出现了“一切以学生意见为准”的倾向。这反映出在当今大学教育中，大学生的意志已经被重视，也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把大学生作为“消费者”或“顾客”。可以说，这一改变是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相一致的，也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一个反映。

“潮课”出现就是大学生意志得到充分尊重的结果。所谓“潮课”，就是把在大学生中流行的时髦

元素搬到大学课程设计中来，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教学，从而博得不少大学生的青睐，也吸引了他们前来选课。比如扬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百奥周末论坛上开始按照“星座”进行教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星座本是西方占星术的内容，开始在娱乐圈非常流行，后扩展到年轻一代，在当今90后大学生中非常时髦，因为它的神秘色彩在相当程度上正反映出90后大学生不确定的心理特征^[2]。

显然，按照学生兴趣和心理特征进行课程设计和教学组织的做法，与固守传统的刻板的做法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因为大学生才是大学教育活动的真正主体，他们的成长才是教育努力的方向。如果没有学生的主动积极参与，那么大学教学效果就不可能好。在今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已经成为大学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3]，如何激发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一个重大课题，而采用学生喜欢接受的方式来开设课程就是朝着这方面努力的一个尝试。

“潮课”流行这一现象说明许多高校已经把学生意志反映到教学设计和课程安排的过程中来，也说明了大学生已经对教学活动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尽管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以正规组织方式进行，而是以西方流行的“用脚投票”即“学生选课”的方式进行的，但已经反映出它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说，西

收稿日期：2013-2-4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美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NCET-09-0679）。

作者简介：王洪才（1966-），男，河北永年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方所盛行的“用脚投票”的逻辑也渐渐渗透到中国的大学校园中。这也说明，过去采用的强制性的课程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已渐渐失效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善待学生的学习权利，如何引导学生运用好学习权利及如何正确对待学生这部分学术权力，就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否则的话，可能导致新的学术权力失衡。

二、“潮课”使大学教授学术权力进一步式微？

传统上，大学该开什么课和怎样开课，这些本是大学教授学术权力的一部分。然而在今天，大学教授的学术权力越来越有限，越来越受到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的挤压。市场逻辑的影响典型的表现是在选课机制和学生的评教权力上，因为每个教授都希望被学生认可，那么就必須从学生的兴趣需要出发来设计课程和组织教学。行政逻辑则表现在大学活动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各种考核制度上。在中国，大学教授的学术权力似乎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这在选修课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许多学校，选修课都变成了教授必须承担的教学任务，而不管他是否情愿或是否适合。按照规定，每个教授都必须给本科生上课，这本来是抑制教授只顾科研而不顾教学的现象，但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律要求教授给本科生上课，那就触犯了教授的学术自由。一项政策的执行必须相互配套，而不能单靠下命令的方式来推行。如果不解决教授重科研、轻教学问题的根源，那么推行教授一律给本科生上课的政策很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形式主义。“潮课”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政策的简单推行有关。

事实上，正是因为许多高校并不结合学校教师工作状况，对上级指示精神的领会偏颇，硬性地要

求教授必须给本科生开设课程，结果导致许多教授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给本科生开课，情急之下也只能把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现象加以编辑来充数。这样开课只能起到一时的哗众取宠效果，不可能把真正知识带进课堂，也不可能增长学生的见闻和修养。因为这种课程本身并没有什么知识含量，也没有多少智力挑战度，对学生今后的发展也不可能起到什么实际促进作用。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容易获得的学分。这种课程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酱油课程”。

一般情况下，在强制规定和考核压力下，教授们不得不遵守学校行政意志安排，那么，本该由教师来决定的事项而教师却没有发言权，于是学术权力就在无形中被侵犯了。但由于大学教授缺乏真正维护学术权力的组织和程序，这种状况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其实，大学行政化不断蔓延的现象就是在学术权力不断被侵蚀的过程中而不断扩充的，这正是学术权力不断式微的表现。这一演变过程具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到最后，学术权力完全丧失都不知其中原由。

三、“潮课”出现呼唤学术权力结构重组

在西方大学，学术权力传统上一般为大学教授独享，教授享有较充分的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虽然近来这一学术权力也受到“消费主义”理念影响，但教授治学的权威并没有动摇。然而在中国，学术权力一直以来都是行政权力的附属物，几乎从来都没有独立过。虽然西南联大时期大学教授的学术权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维护，但也不是独立的，因为当时行政权力也在想方设法干涉学术权力，只不过没有完全得逞而已^[4]。之所以当时大学的学术权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维护，主要是由于大批教授都是留洋回来的^[5]，他们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深刻浸

传统上并不承认学生具有学术权力。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即便学生不具有主动表达自己意志的学术权力，但他们常常通过消极的方式来表达，如通过逃课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西方，凡直接与学术有关的事务都属于教授的学术权力范畴。

在中西方表现方式不一样，虽然教授的学术权力都受到市场和行政的影响，但在中国表现得更直接一点，而在西方比较隐含，因为中国大学教授始终都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

在中国许多大学，选修课都被列为辅助课，也是‘不重要课’的代名词，从而学校和师生都不重视。这种制度上的歧视现象也使选修课成为了次等课的代名词。

染,从而对学术权力捍卫比较坚决。而且,当时许多大学校长也是由留洋归国教授担任的,他们能够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理念进行比较强有力的坚持,使教授的学术权利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尊重,从而学术权力基本上是独立的。

不得不说,当时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学术自由^[6]。此外,在当时运用西方大学的学术理念进行大学治理还具有冲击传统封建专制思想的意义。由于这些政治状况和社会思想基础,从而大学自治能够形成风气。在大学自治的状态下,大学教授的学术权利能够得到较大的尊重,从而限制了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和侵犯。

而在当下,大学发展急需树立学术权威的形象,需要使学术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使之再按照传统的行政逻辑运作,因为如果不尊重学术权力的话,就不能使大学按照学科发展的基本逻辑运作,就不能激发学术的创造力,那样就不可能办出高水平的大学,也就不可能缩短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的成功经验表明,大学办学必须尊重学科发展的基本逻辑,即要实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7],从而大学办学必须以大学学术权利为本,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避免任何一方专权。因为任何专权行为都可能使大学办学或者走向封闭僵化,或者使大学组织发生异化而与行政机构趋同。

在西方,学术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不仅行政权力可以制衡学术权力,而且还吸引社会人士参与大学决策,此外还吸引学生参与决策^[8]。这些决策形式的出现,使大学的学术结构发生改变,也即学术事务不单是教授说了算,学术事务也需要征求行政方面的意见,也需要听取社会人士的建议,同时还要倾听学生的诉求。这意味着,学术决议在最终决定前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有利于学术决策的科学化和更好地执行。

四、“潮课”对高教研究的启示

“潮课”现象的出现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大学“潮课”的发生过程,关注“潮课”现象的发生逻辑,反思大学课程开设应遵循的逻辑,并且争取从国外大学选修课程开设的经验中汲取营养。我们需

要知道,“潮课”出现究竟代表着什么?“潮课”能否对大学课程改革发挥积极作用?“潮课”出现究竟正效应大还是负效应大?因为我们在想:“潮课”为什么会在当下发生呢?它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大学课程开设究竟该遵循什么样的逻辑?大学“潮课”是否主要是在选修课中发生的?国外大学在选修课开设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特别是国外著名大学的通识课程开设对我们具有哪些借鉴意义?

我们认为,“潮课”现象的发生是有很强烈的时代背景的,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大众化趋势要求我们改变传统大学的精英课程设计模式,要求设置一大批符合大众发展需要的课程。“潮课”现象的出现是否符合这一大趋势?或者说,对于“潮课”现象,作为大学管理者,他们究竟还需要做些什么?这就意味着,作为大学教育研究者,我们究竟能够为大学管理者提供什么样的建议?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潮课”现象的出现。也许“潮课”代表了一种新兴的课程建构模式,也许“潮课”的出现反映了传统课程建设中的不规范问题的广泛存在,从而呼吁课程建设亟待规范。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探讨的重要目的。

参考文献

- [1] 扬州大学按学生星座授课 学生出勤率大增[EB/OL]. (2013-01-01). [2013-01-03]. http://news.2500sz.com/news/gn/2013-1/2_1819470_2.shtml.
- [2] 王洪才.我们为什么关注90后[J].大学(学术版),2011(1):31-33.
- [3] 科教时评:不妨先问问大学生为何厌学[EB/OL]. (2008-03-27). [2013-1-23]. <http://news.sohu.com/20080327/n255932333.shtml>.
- [4] 西南联大教务会.教务会议呈常委会文[A].杨东平.大学精神[C].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82-83.
- [5] 洪德铭.西南联大的精神与办学特色(上)[J].高等教育研究,1997(1):10-16.
- [6]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5-47.
- [7] 王洪才.大学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模式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12(9):24-29.
- [8]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30-31.